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三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學庸

大學衍義補一六〇(一)卷二三至一六〇	明 丘濬著	丘文莊公	〇一三	〇〇一
大學說一卷	清 惠士奇撰	經學台	〇一三	三五九
大學辨業一卷	清 李塉撰	李	〇一三	三七七
大學傳註一卷 中庸傳註一卷	清 李塉撰	顏李	〇一三	三九九
中庸章句一卷	宋 朱熹注	清 吳志忠校刊	四書集注	〇一三
恕谷中庸講語一卷	清 李塉撰	李魁春等錄	顏李	〇一三

儒家哲學——論語

論語集注十卷	宋 朱熹注	清 吳志忠校刊	四書集注	〇一三	四五七
論語傳註一卷	清 李塉撰	李魁春等錄	顏李	〇一三	五四七
論語補疏三卷(六經補疏之一)	清 焦循撰	焦氏台	大	〇一三	六一一

儒家哲學——孟子

孟子集注十四卷	宋 朱熹注	清 吳志忠校刊	四書集注	〇一三	六四五
---------	-------	---------	------	-----	-----



大學衍義補
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上

易說卦乾為天為良馬為老馬為齊馬為駁馬

胡一桂曰乾為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齊冬為駁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

吳澂曰馬加良老齊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

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齊謂多齊少肉健之最堅硬者也駁馬居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震為雷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顛

蔡淵曰陽動于下故為雷氣始亨故於馬為善鳴陽在下故又為馵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顛的白也而顛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顛是也坎為水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

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顛下畫為馬足坎中畫陽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

又為薄蹄為曳

臣按易之為書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无所不有而於馬獨詳焉孔子於坤既以利牝馬之貞以取象而於大畜又取乾之象以稱馬蓋以天地間動物莫健如龍而馬次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就地用論之健而不息者皆莫如馬也故於大畜之馬則謂之良良者稟純陽之氣而有剛健之才者也其間坤之牝者雖曰具陰之質而其所以為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良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

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為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取其一體至於馬則其質之良齒之老形之脊色之異性之偏無所不具以見馬之為物於畜類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可无而有天下國家者必畜之以為治具者也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臣按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為名而獨於夏官卿以馬名焉者蓋以見國之大事雖在於

戎而戎之大用則在於馬所謂五官者皆主於
文事而此一官獨用於武備武備之設所以平
諸侯正天下無馬則無以駕車輅而以爲禮無
馬則無以整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
也有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其
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
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難以官民通牧者周
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
則官給爲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在天子之都
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豈嘗不自蓄馬此蓋在官
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
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
之後末年亦至騶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
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
之於官者衛之騶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臣按今之中國即古之中國萬古此天地則萬
古此山川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成周之
世於天子畿內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萬匹
諸侯國三百十六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千匹大
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百匹今而
一郡之地視古者一國一邑之地視古者一家
成周盛時不聞其乏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
未聞其爲害後世則不然豈今古土地生牧相
遠絕哉雖然不特成周盛時爲然也若夫古之
衛地即今懷慶彰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魯地

即今兗州寧海高密等處之境衛乃有牝之騶
者至於三千牡而小者不計焉魯乃有牡之純
者至於十六色牝而駁者不與焉孔子曰其人
存則其政舉又曰爲政在人則是馬政之興舉
實在乎人今無其人耳豈其地之牧畜宜於古
而不宜於今也
詩邶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
雨既零命彼倌人主駕也星見言風駕說於桑田
匪直也人秉也心塞也淵也騶牝三千
朱熹曰馬七尺以上爲騶言方春時雨既降而養

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合主駕者晨起駕車而往而
 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
 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
 衆矣蓋入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
 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
 駟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
 可知矣

禮記卷五十五

按蘇軾有言魚鱉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
 揚淺露者之所能致也謝枋行亦言業心也實
 故事事朴實不尚虛盛之談業心也淵故事寧
 深長不為淺近也富國強兵豈談尚虛務淺
 近者之所能辦哉是知為國者固欲其富強然
 而富強之業必自乎人必得人以盡地力則富
 可致必得人以蕃畜產則疆可期然地生物雖
 各有所宜而無不生生物之地惟畜產則地有宜
 有不宜焉是以古人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而設
 官以掌邦政者舍人而以馬名其官則富強尤

在於茲也可知已是故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
 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
 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
 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
 用之孰若得玉毛仲張萬歲而用之哉二人者
 高談雖不足而猶忘實而近厚也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
 祖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常祭在春
 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禮記卷五十五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按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
 車駕
 本朝每歲春秋遣太僕寺官祭馬神而於州縣
 皆立馬神廟本諸此

魯頌駟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駟馬腹斡肥牡馬在坰
 林外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駒有騂有
 黃黃而亦以車彭彭思無疆思無疆思無疆其二
 章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騂有

黃毛有辭赤有駢青以車任任有力思無期思馬斯
才材力其三章曰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
驛今雖曰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釋釋不統思無駟思馬斯作也其四章曰駟駟
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有魚以車祛祛也思無邪思馬斯
也行

朱熹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
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
而騶牝三千亦此意也

呂大臨曰僖公脩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
無期思無駟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祖者其效
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
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臣按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騶而牝
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駟而
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
見其國之殷富也蓋馬有牝牡而形質有高下
腹幹有肥瘠馬之牝者取其形質必高而大使
所育者皆騶牝之種馬之牡者取其腹幹必肥

而張使所駕者皆騶騎之良衛之馬詩人詠其
牝之騶魯之馬詩人頌其牡之駟意者說于桑
田者不分牝牡舉牝最高者以見其餘之皆然
校于坳野者特取其牡而牝不與焉各隨其毛
色而分別之以見其成群如此也雖然牧馬者
將以資軍馬之用固必以牡為貴然非其牝之
良則亦不能以致其馬之強而盛也衛詩之騶
特言牝而不及牡豈無意哉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
知其一曰戎馬戎武二曰田馬供田三曰駑馬下材

凡事皆有物賈材有美惡網惡馬馬不馴者以索凡
受馬於有司者謂國事常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賈
之外入焉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內更十日之內旬
不計價不償其外十日之內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
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若有馬訟
則聽之有爭馬之訟禁原蠶者原蠶者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
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
傷馬歟

臣按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質之為言平也專以平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有強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車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槩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槩取之則民不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餘畜者則官以價直易之焉養之閑廐之中以

備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駕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責其陪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詐偽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民而收之於官然後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質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實得馬之用而軍民俱受

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陪償如故而西北之邊苦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已。臣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物之不齊物之情大獲小獲同價孰肯為其大者臣竊謂天生之物與人為之物不同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焉官府既為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則可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若夫馬之倒死不責之償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貧窘何由得錢臣愚以為待其死而責其償不若先其生而為之備凡有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而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其馬實壯肥而齒未老馴致瘦損而死者則責其同伍者合力償之同伍有先首及有督責之實狀則免其人而惟責

償所受者。與夫其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立為馬病及瘦損。豫告醫治之法。其馬實病而死。非由人致。醫證明白者。亦不償。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擇乘養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

一物凡頌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一師四圍。養馬曰圍

三乘為阜。馬十匹。一趣馬。十匹。三阜為繫。馬三十匹

繫一馭夫。中士一。六繫為廐。百匹。廐一僕夫。上士一

主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馬十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分左

右駕馬。三良馬之數。六馬。其五皆良。惟駕馬一物。獨二倍良馬之數也

鄭玄曰。校人者。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吳徵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六廐成校。

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

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也。

臣按。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為比校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為圍。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

因謂主馬者為校人。觀校人所掌者。始於乘積。

而為阜為繫。為廐而成於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馬之屬。註謂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

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

中之役。竊以為不然。謹考馬質。量馬三物。一曰戎馬。即此戎馬也。二曰田馬。即此田馬也。三

曰駑馬。即此駑馬也。其所謂齊馬者。以駕齊車者也。齊車云者。先儒以為王自整齊之車。所謂

道馬者。以駕道車者也。道車云者。先儒以為王行道德之車。意者馬之足力齊者。則擇以為一

類。而謂之齊馬之範。驅馳者。則擇以為一類。而謂之道。且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六

者之馬。皆謂之物。先儒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從。可為育種

者為一類。可供戎事者為一類。毛足齊一者為一類。善於馳走者為一類。可供田獵者為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為一類。校人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為一類。而共有六類焉。况所

輅乎鄭氏解種馬謂馬之上善似母者賈公彥謂馬亦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臣竊以謂古人質樸所謂種馬者安知非謂牝哉吳澂謂馬之至良可為種者丘養亦謂馬之善育者所謂為種善育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爾又何牝牡之拘哉蓋馬之性牡者多有不馴而牝則多馴焉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慮其或有奔蹏而致傾軼耳後世馬惟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者未嘗用牝而其所謂牡者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馬之所以不蕃碩者坐此故也查觀衛詩所謂駉牝三子言牝不言牡可見矣臣請今日際戰馬外凡公私所乘之馬皆許以牝有牝者官以價售之以為內廐及官府戎伍邊方之用如此則習以成風人時做做非惟官得其用而私亦得其利而國家馬政脩舉生息日多武備日盛而中原之民不受保馬之害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牲居四之一

鄭玄曰此降殺之差也凡馬每廐一閑諸侯有齊

馬道馬由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為三馬

賈公彥曰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每馬各分為兩廐諸侯與大夫每馬道一廐不分左右

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間防馬者也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牲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脩者坐此故也臣則人馬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臣願

朝廷復古昔王馬之政特敕有司脩舉廢典凡馬之在官在民者皆必牝多於牡則芻豆不徒費而國馬日以蕃息矣

春祭馬祖地駒馬二歲百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秋祭馬社善也僕冬祭馬步神馬馬於王講簡馭夫馭車

鄭玄曰。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執駒無令近毋春。通淫之時。駟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恐傷之也。先牧謂始養馬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故驟之。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

臣按。周人於馬。不惟養於人。而又禱之於神。蓋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馬。然馬之為物。所以逾其性者。雖係乎人之養。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神以相之。安能得其學。育多而臚息壯哉。此成周所以有四時之祭。而其祭也。又各

因其祭而有所攻。執簡習焉。不徒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以之治人。雖畜類之賤。亦無不然。此治古之政。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今國家每歲春秋太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州縣皆立馬神廟。亦周人意也。但所謂執駒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政。尚缺焉。誠隨其時舉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則馬得其養。國賴其用矣。或曰。春之執駒。秋之臧僕。冬之講馭。夫無非馬政也。而獨於夏之攻特。謂之頒。何也。蓋特之為言壯也。

攻之為言治也。鄭司農所謂驟之是也。韻書驟。搭也。俗謂馬之駒者。春則拘執之。使其體全。而不傷其血氣。馬之特者。夏則攻治之。使其性馴。而不至於蹄齧。是以所牧之馬。神全而力健。性馴而質良。然後簡擇其飼養之人。練習其馭馭之卒。此所以獨謂之頒也。意者六馬之中。惟種與駑有壯。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歟。不然所謂特居四之一者。壯多而壯少其壯之多如此。將真之何所也。

趣馬趣養者。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吳澂曰。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為六等也。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敘而頒之也。居謂牧房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適飢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牙。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廐。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贊。二人。徒。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助。醫。而藥。攻馬疾。受財。醫。馬。

於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疏也之入其布即錄也于
校人

賈公彥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吳澂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

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巫與醫同職兼治之者謂

驅馬以知其疾之所在治之也

按先儒謂巫所以通鬼神醫所以寄生死非

但於人為然而於畜則亦莫不然也周官設巫

馬之官專掌疾馬而兼治之兼治云者蓋以馬

之疾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驗而療之

也其職雖主於乘治然亦以巫而攻馬之疾者

則有醫四人焉巫馬不過禱之神以相助之而

已非專主於巫也

本朝設馬神廟太僕寺及州縣皆設獸醫蓋得

人意也近世有安驥等書專主馬病乞下

醫院校正刻板頒布有司俾專其業者請而

用之則馬無有不得其死者矣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地春通淫

鄭玄曰頒之者授圍者以牧地孟春焚牧地以除

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
牝牡也

賈公彥曰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

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

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

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

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脩

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

農重穀牧于坳野豈不以農政既脩則馬政自

舉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為

草場近日盡為權貴自民間之馬無地可牧

請一切復之立為羸林政令異日欲行周人牧

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以上牧馬之政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駢句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句圍馬句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駟六尺以上為馬

鄭玄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駢始教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駢之

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獲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也

臣按此九者馬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孽蒙廐始牧夏序也馬冬獻馬

臣按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藉之以藁春之煖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廐積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後以居焉冬之寒也則煖之以藁夏之

炎也則涼之以廐其養也殆無異於人則其馬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臣按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養焉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息多而壯健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眾牛騰馬遊牝于以犧牲駒

特舉書其數

陳皓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眾祭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于忽忽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心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臣按先儒謂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慾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於此可見先王於牛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而亦不使之得以縱其欲而損其真如此則牝

者生育多而不失其時壯者氣力全而成得其用是亦至誠聖人盡物之性之一事也

仲夏之月游牝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

陳誥曰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群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蹏齧也班布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庖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季春遊牝

臣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
季秋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養之欲得其蕃息御之欲得其調習各因其時而班其政令各有其宜焉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也僕及七駒咸駕載旌旆也
旌曰班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摯扑楚也
誓之

鄭玄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駒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音者也
孔穎達曰七駒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駒則六

駒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駒為七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及七駒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旗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

臣按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故典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設行陳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吁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無

季春遊牝

不成而武不至黷也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率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則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備此者橫行天下

臣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用心也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駟為舜主高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穆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之間而馬大蕃息是知為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棠泉駒駟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華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筴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醪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博置又金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犗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脩復馬令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籍。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時內郡之盛則眾。燕有馬千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蓄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涇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懷始脩馬。今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臣按林駟言西漢之馬政始末盛衰之故備于此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

有掌閑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騄。五曰馱騏。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廄。即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閒。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閑。四曰北普閑。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一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幽。涇。寧。閒。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為。